

林清玄
著

不争， 是一种 慈悲

今天比昨天慈悲，
今天比昨天智慧，
今天比昨天快乐。
这就是成功。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不爭，
是一種
慈悲

林清玄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争，是一种慈悲 / 林清玄著. --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4.6

ISBN 978-7-5108-3027-3

I. ①不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25007号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，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九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不争，是一种慈悲

作 者 林清玄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印 张 8.5
字 数 170千字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027-3
定 价 29.8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自序

榉树与香樟的牵手

在江苏的园林，看见了许多高大的榉树与香樟，树形苍古优美，姿态万千。心里起了疑情，问了当地的朋友。

朋友说：“这是我们江苏古代的风俗。”原来，在江苏的许多大户人家，生了男孩就会在花园里种一棵榉树，期许这个孩子将来可以中举。如果生了女儿，就会在园中种一棵香樟，来表达内心的欢喜。

朋友自豪地说：“在中国其他的地方，生女儿都叫‘弄瓦’，生男孩叫‘弄璋’。只有在江苏例外，生女儿的欢喜不亚于男孩，所以种一棵樟树来纪念，表示生女儿也是弄璋呀！”

我围绕着那些两人才能合抱的榉树与香樟，内心感动不已，想到几百年前的人就有这样深刻的期许与祝愿，就像受到温柔的春风吹拂，澎湃而波动。

榉树与香樟的故事未完，还有更深情的一面。

到了二八年华，园中的榉树与香樟会长高过围墙，人们走过围

墙，看到榉树探头，就会知道“这家的少年可以娶亲了”！如果长出围墙的是香樟，就知道“这家的姑娘可以出嫁了”。若是这家的门风不错，自己家又正好有初长成的少爷姑娘，就可以央请媒婆去提亲了。

那些走街穿巷的媒婆，见了墙头的榉树与香樟，也会主动去凑合。等到树顶长过了屋顶，表示事情急了，往往说媒就能成功。

在我眼前的榉树与香樟，竟是古代的婚姻密码，循着密码，还可以找到古代父母那些美丽的心愿，看见了南方人的浪漫精神。

浪漫精神不仅如此，在江苏，如果有人请喝酒，最好的待客不是昂贵的红酒，也不是浓烈的白酒，最顶级的是黄酒，尤其是窖藏多年的黄酒。

江苏的许多地方，生孩子的时候，不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父母都会请最好的酿酒师，酿很多黄酒存在地窖，等到男孩长大娶亲的时候，拿出来一半当聘礼，一半请亲朋好友共饮，叫做“状元红”；若是女孩，一半当嫁妆，一半共饮，称为“女儿红”。

本来是黄酒，怎么会变成“红”呢？一是为了喜庆；二是因为酒储放的时间长了，酒色偏红；三是为了祝福，酒缸上都贴了红纸。

“状元红”“女儿红”二十年只是基本数，也有三四十年的。我每次看朋友从橱柜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缸老黄酒，一打开封存了数十年的酒香，从时空的长廊汨汨穿出，未饮已先醉了。

使我醉的，不是酒，是时间，也是空间。我们活在借来的空间里，我们也活在时间的锁链中，是酒香穿透了我们，使我们在漂泊

中还有明觉。

使我醉的，不是酒，是浪漫，也是深情。千百年来，父母就有这么浪漫的心，就有如此深情的期许，那酒香有一代一代的缠绵，一点一滴，一丝一缕，在我们的血液里沸腾不已。

我捧着一杯四十年的女儿红，听着遥远的秋风，吹过榉树，拂过香樟，不知多少秋声，在杯中回旋。

玫瑰与钻石的拥抱

清朝诗人张灿写过一首诗：

琴棋书画诗酒花，
当年件件不离它；
而今七字都变更，
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每一思及，都心有所感。

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想过浪漫的生活呢？在浪漫的生活里，一切都是无价的，一本书，一幅画，一张琴，一盘棋，一首诗，一壶酒，一朵花，天涯漫漫，任你漂泊，好风徐徐，自在逍遥。

有一天突然警醒，世俗的浪涛从远处袭来，一切都成为有价，

要买盐买米，要加油添醋，你被俗事捆绑，成为平凡的人，失去了诗心，也听不见音乐。浪漫，一点一滴地流向了江海，仅存的灵性，也一蒙一昧地被人群淹没了。

就像在沙漠中行走，突然看见了远方的城堡，一路奔行，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是海市蜃楼，待要回看，已找不到前来的脚印，更别说一直在脚边的玫瑰与绿洲了。

浪漫或世俗确是人生中的两难，正如玫瑰与钻石比价一样，在只能送玫瑰的年代，一朵花就是一切。等到送得起钻石的年纪，玫瑰早已经凋零，而一颗钻石，不可能是一切！

环境变得太快了，世俗变得太庞然了，欲求的来袭大得胜过北京的雾霾，浪漫之心早已不是一点一滴的流失，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崩解了。

每一思及，都令我伤感！

幸好，我是一个作家，在很年少的时候，就培养了浪漫的追寻，而在我的青年时代，就警觉了世俗的缺漏，使我一直有浪漫的心，感动的情，理想的怀抱。

文学的梦想，如车的两轮，使我在世俗的道路上，能不断地向远方奔驰；浪漫与感动，如鸟之双翼，使我在平凡的山水中，随风鼓翅，飞越群山，观照了山水的不凡。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人生不能重来，只能长留回忆。我只能很确定地说，走上作家之路，是最不悔的。

温柔与感动的交织

二十年前，我成立“林清玄教育文化基金会”。申请成立的时候，主管单位要我写出基金会的主旨。

我想了一个主旨：“爱与美的温柔改革，情与义的感动教育。”副旨是“透过爱与美、情与义的温柔与感动，创造人间的善的循环”。这个基金会的主旨，正是我写作的中心思维。

四十年的写作生涯，常有人问我：与别的作家，你有何不同？最大的不同，应该是我是“观点先行”的作家。

我的作品是为了人生的观点而存在的，因此我的作品正是立足于“爱与美”“情与义”“善的循环”，希望能激发温柔、感动、浪漫、理想等正面的能量。

华文天下出版公司，最近编辑了四册选集，分别以“智慧”、“自在”、“清净”、“慈悲”为题，重现了从前的观点，与有缘的朋友分享。

昔日的繁华，在回眸一笑间，我希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林清玄

2014年夏日台北，清淳斋

目 录

第一卷 在微细的爱里

横过十字街口 / 002

好雪片片 / 006

永铭于心 / 009

四随 / 011

飞入芒花 / 022

在微细的爱里 / 029

谦卑心 / 031

海上的消息 / 037

血的桑椹 / 038

在梦的远方 / 044

有情生 / 050
期待父亲的笑 / 060
咬舌自尽的狗 / 066
分到最宝贵的妈妈 / 068
买馒头 / 069
两只眼睛 / 071
孤独的放生者 / 072
月光下的喇叭手 / 076
飞鸽的早晨 / 082
观照世间的声音 / 091
猫头鹰人 / 095

第二卷 有生命力的所在

不一定是天堂 / 102

永续今好 / 104

海狮的项圈 / 107

水中的金影 / 109

平凡最难 / 112

有生命力的所在 / 114

写在水上的字 / 117

玫瑰与刺 / 119

忧伤之雨 / 120

微波炉 / 122

常民与常心 / 124

电磁炉 / 129

花季与花祭 / 131

油面摊子 / 135
再加两个苹果 / 138
心的蒙太奇 / 142
被失败的苹果击中 / 151
家家有明月清风 / 154

第三卷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

圆通寺与冰淇淋 / 162
惜福 / 164
两头鸟 / 167
悲欣交集 / 171
你是人吗 / 177
博爱与大悲 / 180
不大 / 186

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/ 187

十指成林 / 192

回到自己的居处 / 193

数字菩提 / 196

为现在，做点什么 / 203

惜别的海岸 / 206

及时 / 209

在“我”中觉醒 / 211

跳跃的黄豆 / 220

欢乐中国节 / 226

践地唯恐地痛 / 230

布施，是菩提净土 / 233

高僧的眼泪 / 237

原来的那一页 / 241

凡夫思想 / 249

西河堂与茱阳堂 / 251

第一卷 | 在微细的爱里

横过十字街口

黄昏走到了尾端，光明正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自大地撤离，我坐在车里等红绿灯，希望能在黑夜来临前赶回家。

在匆忙地通过斑马线的人群里，我们通常不会去注意行人们的姿势，更不用说能看见行人的脸了，我们只是想着，如何在绿灯亮起时，从人群前面呼啸过去。

就在行人的绿灯闪动、黄灯即将亮起的一刻，从斑马线的开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影，打破了一整个匆忙的画面。那是一个极为苍白细瘦的中年妇人，她得了什么病我并不知道，但那种病我们偶尔在街角的某一处见到，就是全身关节全部扭曲，脸部五官通通变形，而不管走路或停止的时候，全身都在甩动的那一种病。

那个妇人的不同是，她病得更重，她全身扭成很多褶，就好像我们把一张硬纸揉皱丢在垃圾桶、捡起来再拉平的那个样子。她抖得非常厉害，如同冬天里在冰冷的水塘捞起来的猫抽动着全身。

当她走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不能自禁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落泪，但我宁可在眼前的这个妇人不要走路，她每走一步就往不同的方向倾倒过去，很像要一头栽到地上，

而又勉强地抖动绞扭着站起，再往另一边倾倒过去，她全身的每一根骨头、每一条筋肉都不能平安地留在应该在的地方，而她的每一举步之艰难，就仿佛她的全身都要碎裂在人行道上。她走的每一步，都使我的心全部碎裂又重新组合，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，体验过那种重大的无可比拟的心酸。

那妇人，她的手上还努力地抓着一根绳子，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条老狗的颈上，狗比她还瘦，每一根肋骨都从松扁的肚皮上凸了出来，而狗的右后脚折断了，吊在腿上，狗走的时候，那条断脚悬在虚空中摇晃。但狗非常安静有耐心地跟着主人，缓缓移动，这是多么令人惊吓的景象，仿佛把全世界的酸楚与苦痛都在一刹那间，凝聚在病妇与跛狗的身上。

她们一步步踩着我的心走过，我闭起眼睛，也不能阻住从身上每一处血脉所涌出的泪。

这条路上的绿灯亮了，但没有一个驾驶人启动车子，甚至没有人按喇叭，这是极少有的情况，在沉寂里，我听见了无数虚空的叹息与悲悯，我相信面对这幅景象，世上没有一个人忍心按下喇叭。

妇人和狗的路上红灯亮了，使她显得更加惊慌，她更着急地想横越马路，但她的着急只能从她的艰难和急切的抖动中看出来，因为不管她多么努力，她的速度也没有增加。从她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，因为她的五官没有一个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她一着急，口水竟从嘴角涎落了下来。

我们足足等了一个新的红绿灯，直到她跨上对街的红砖道，才

有人踩下油门，继续奔赴到目的地去，一时之间，众车怒吼，呼啸通过。这巨大的响声，使我想起刚刚那一刻，在和平西路的这一个路口，世界是全然静寂无声的，人心的喧闹在当时当地，被苦难的景象压迫到一个无法动弹的角落。

我刚过那个路口不久，天色就整个黯淡下来，阳光已飘忽到不可知的所在，回到家，我脸上的泪痕还未完全干去。坐在饭桌前面，我一口饭也吃不下，心里全是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路口，一步一步，倾斜颠踬地走过。

这个世界的苦难，总是不时地从我们四周跑出来，我们意识到苦难，反而感知了自己的渺小，感知了自己的无力，我们心心念念想着，要拯救这个世界的心灵，要使人心和平清净，希望众生都能从苦痛的深渊超拔出来，走向光明与幸福，然而，面对着这样瘦小变形的妇人与她的老弱跛足的狗时，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世界能为她做些什么呢？

我感觉，在无边的黑暗里，我们只是寻索着一点点光明，如果我们不紧紧踩着光明前进，马上就会被黑暗淹没。我想起《楞严经》里的一段，佛陀问他的弟子阿难：“眼盲的人和明眼的人处在黑暗里，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阿难说：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佛陀说：“不同。眼盲的人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明眼的人在黑暗里看见了黑暗，他看见光明或黑暗都是看见，他的能见之性并没有减损。”